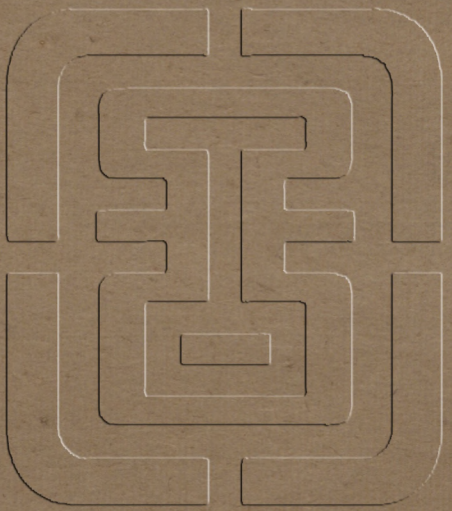




1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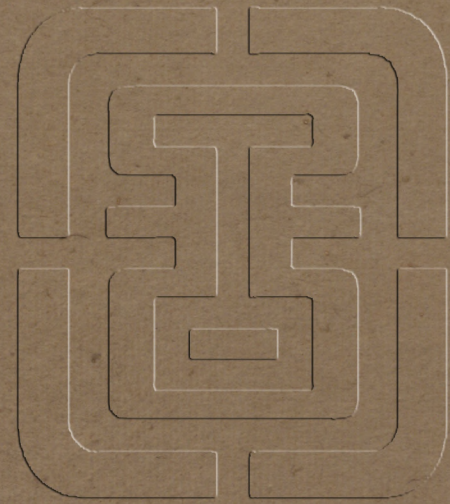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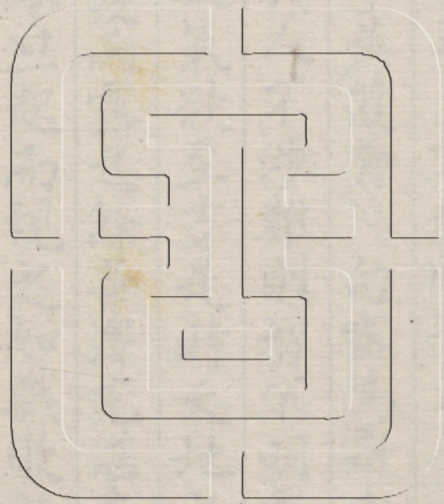


張右史文集
十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一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克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覆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

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
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
燦皆斂藏其英華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
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
謂薰葭者乎然固石搯斧以游于林一舉而
盡之以充棟梁楹杙輪輿輻輳巨細強弱無
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
震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
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
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
其意為詩章古文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
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
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
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
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
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
漚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
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

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
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
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
為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昏
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
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
口耳者之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
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
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
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
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為害不既多
乎故預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
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宮始見端叔為
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 endpoint
叔罷官回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
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過于京師令其再

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退進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庾午某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情惓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

見疾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為贈行余在交游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癘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

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
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
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
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
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
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
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
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
逆悍驚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
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
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
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國
中祖宗芟夷備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
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
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
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
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鷺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
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
者語邊事幾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
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
日禁其為樂為今沒者不亦難乎夫惟牛醜
酒豐搞而休養之匪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
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
而今燕豆蔬慙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
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
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
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
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徒辟以
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
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
贊子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為吏不苟于其
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

尚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
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子棄人也
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
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
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
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
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
亟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為之不能無言
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搯者愈奇則藏之也愈

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
值有不教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
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
日一自搯盤而出自譽其貨歎也十人之
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
值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也喜矣夫所搯者不
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
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
搯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

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
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
闥訐謨黃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
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涕泣告子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
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余實用
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為我申言之乎余曰
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

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己為
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
之為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
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余雖欲言
之何以復加子敬之哉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
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

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
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
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
其故以所因者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
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夢而非想者哉予
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為
求則其夢授於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
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謂
是三十一圖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

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
謂考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曷足怪也哉爾
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所
起蓋古所謂壘用以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
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
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
言其故為人篆印壘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
者數為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
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
以為而不遠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
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嘗有
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
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
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調百姓
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
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

勝之去病而獨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
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
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
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叢
棘能有所庇庠風烈寒大本百圍僵而死秋
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
不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
過友人會稽章邦老于宛丘一見予再拜泣
涕出其先人祕書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

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臨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猶士矣彼其心以謂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

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責黃州與邠老為鄰邠老少學為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眾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游徃來屈輩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百千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余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為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龔既免喪拜予于宛丘出其先人之文章

若干卷求予為序予知邠老為詳義不得辭
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
予無聞未必不奪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
邠老生死之不過如此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上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
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
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蟬鴨鵝猿狖之號
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霸之

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
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
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
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為憂
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為
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
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
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
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

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
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
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
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
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
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
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
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
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

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
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
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而楚之治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
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
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
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
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
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

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
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
者纔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
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師徒之
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
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
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
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
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

余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余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余時年壯
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
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余出入
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
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
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
爽動作于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携其平生所

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
妙其言曰大道其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
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而真氣應之
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
矣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操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則自實
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為止觀司馬子

微得之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
要而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
石去古道遠矣余三復其言因盡屏其平日
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教
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
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為多矣至柔隱居固
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為人治病將歸求
余書余書不工曰誌其所教以告世之好道
而不得其要者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
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
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赳武者莫如劉季
項藉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
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為歌
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
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
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

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
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
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
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
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
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
有不可勝言者矣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於海陵謂余言平生仕

宦四方所至輒為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
集為一書求人為序所以冠于篇首今海陵
之集將成矣子其為我序之乎余曰士方其
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
往英竒秀發之氣發為文字言語超然自放
于塵垢之外蓋有可嘆者然一行為吏此事
便廢敲朴喧囂牒訴倥偬既已變易其平生
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闌闔
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
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徵祿于小
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憔悴無聊
之歎尚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
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
是予所以喜為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蓋
言為道詮執之則為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
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

之嫡子臨濟玄之嫡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
編參尊宿法席歸住四祖道場雄啟度門明
揚政令雖洪鐘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
寒泉飲即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辨宣
揚門人記為後錄若干卷己丑孟冬其門人
義和携以示余求序冠其篇首勉為書此幸
無誚焉

錢申醫錄序

余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為記自齊侍御史
咸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脉觀色所用
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為後法所謂黃帝
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見于此
世醫所宜刻心而學者也尚何議焉余頃年
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
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余嘗從之游喜
聞其說而不能盡寃也無幾何安時死余為
誌其墓曰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
有人不能曉者使其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

墓誌之後以為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
所疏陳數十條皆無倫叙勉擇十餘事載之
而予至今以為恨也近宛丘閭居吳人錢申
以醫錄授余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著為錄
其治疾之常效言其察脉觀色之方而往
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恨予不
學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賴益勉之求世之
高醫而問焉子將有得焉或因公孫先以見
陽慶之闕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
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
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輸為繫之于輔之
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
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
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輸輻僕在前馬伏
軌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

夏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
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
之裘成于五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
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虜而甲
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
之所素長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
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
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

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
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
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有序循其
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天下則鳥
獸虫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
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
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為
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
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

晉自魯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一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二

議說

平江南議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震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亾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

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
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曷
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
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
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斥天下江南君臣當
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
無為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為高帝將數

年當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
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
然則何為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
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
重失楚也在夫偽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偽游
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
行之此信所以快於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
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
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

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
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
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
奈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
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偽遊
而縛韓信自肅出今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
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
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

布之哉且保鏤錙之利者不以試新售和氏
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
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
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
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
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
其築壇齋戒脩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
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
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

于隆中其就主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範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為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

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
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混、必歸于滅
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
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
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之
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
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
民使從之殆非也

詩雜說十三首

衛武在于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語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遜也蓋邦無
道矣唯危行言遜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邛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
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
彼疏斯稗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
宇畝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
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
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

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
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
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攻
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去
之則地隨以削故禹所以憂心殷、念我
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
陳先王之盛時曰日蹙國百里也蓋土宇收
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

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
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顛仆之患則
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
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樂侮之道尚肅
故宮室之墻曰蕭墻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蕭
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時率農夫播厥

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
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
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一宿為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
有客信再宿為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既行矣而薄言追之
則微子所以為在此無數而周之臣子為好
善而不猷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
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
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
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為用者道
其事甚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余就之繼猶
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有泮離渙
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
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

于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
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
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
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
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
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
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
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
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必後患使後之知人不
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首之
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
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
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
不悅則在庭之臣豈有復能辨而言之者也
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
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
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

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即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々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々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于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故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伐奄代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尚德用于戰者尚才故也斯馬思作者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祖駕馬也故曰祖駕姑足以行而已矣駕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

驛有魚豪駢曰驛二目白曰魚驛則無取于
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
食不足起于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修
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
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
政故成王之蒞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意必以
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場乃疆
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遭變而述先公風化

之所由而為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脩
寒舉趾以歷田脩事之細至于採薪剝棗朱
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萸鳴蜩斯
蠶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推本而要以成天
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
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考信南山大田楚茨
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謂田萊多
荒其陳先王之盛時上勤于邸農下力于治
田之際自我黍與、我稷翼、我倉既盈我

庾惟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
脩終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
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
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于中田爪植于疆場
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
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夫之能聽其上不忍
以交其歡謔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莫

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之
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
隰之治田廬之修勸相之時而後乃至于禮
樂祭祀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脩
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脩而
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樂興
和樂興而大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
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
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

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咨遂及于暮春
薪畬之事來甦康年之祥錢鏐銜艾之細蓋
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略于庶
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然豈獨成王為
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之
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
來辟勿余禍適稼穡匪懈夫建天下之諸侯
訪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匪懈豈非事
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

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巡四岳其較諸侯之善
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度
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以土地荒蕪而遺老失
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薪畬
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
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
駟而駟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駟之
美卒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

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終于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文帝議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服自痛不須吏而去其僭號諺云

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駭必此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身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

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
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
生者故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為
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諭而
不信也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
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
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

氏不出房閹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
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左右忠臣良
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北奪雄坐
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
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
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
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
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
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

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
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
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
然也

敢言為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
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
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
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

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
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
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
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
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
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
慘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
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一敗斥而天下
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

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常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深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子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恃人物可知也

亂原

國家之亂常在夫違理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將使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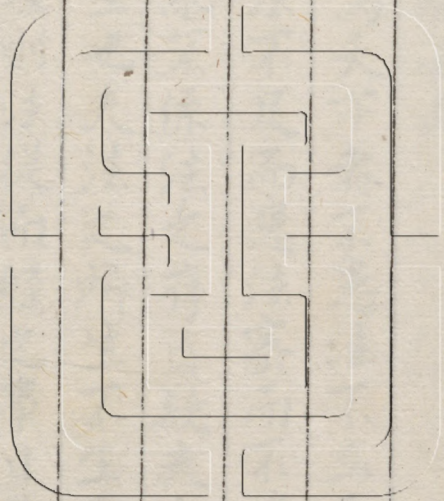
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
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忘信之而不
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
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
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攜國亡德宗輕用兵
瀆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
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
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
之浮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嘗有子禍子

產豈求之他哉

答閔周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
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
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
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
中谷有雅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
矣君子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
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耻耳未至于大亂
何遽閱之哉若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
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
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于
君子不為盡心苟未免于飢寒熟視其禍而
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為耻
也彼皆耻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
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閱之也彼黍
離兔爰中谷有雅之亂冒有君子其至是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
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
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
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于無事起
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
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

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
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
可貴也非法脩之可制也為其事變之可慮
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
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
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
堯舜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
比于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
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

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
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
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
百物毒烈並進而矣艾鍼砭通體而無遺問
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
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
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
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
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

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于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桀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于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終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于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于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

之後為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沿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于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猷也民有未猷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

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為秦也歛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于紛爭故亂之後夫人之情出于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

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嘗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

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止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于秦民出于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逸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于武宣天下之勢久習于無事民意自縱豪佚盜賊稍起于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

與天下戰于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
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藉以傳于不肖
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脩之弊
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于創始鹵莽之初而
常在于積安大脩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
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
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
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
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汗

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
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脩天下之敬
容藏而勿陳可也曾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
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所安則
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凡之堂五稱之衣棄
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
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脩于民矣可久之
道起于不求脩而效于人不厭譬之萬金之
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曰

取一金焉于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
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
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于下使有未厭之意
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
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
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
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
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
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

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
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
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
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
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
明于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以使人入于吾
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
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

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
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
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
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
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
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
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
者則刑之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
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

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
亂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于車也奔驟舒遲
至難齊也夫人之于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
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
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
轡也以一轡之約制一馬之節者執馬之要
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後
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
左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

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
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
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
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為也故其為所以
卑高者而不為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
之所必從者如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
四出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
也舜能使天下不犯于有司而度罪之不可
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

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
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
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
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也能
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嚮者
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
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
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

子者以謂不求不遺于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于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于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微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

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踳邪徑而流入于誦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

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
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魯而多敗文王以仁
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為仁義而存亡
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過盜而三揖之
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過盜而揖烏則死
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
况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
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
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
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
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
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
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救其
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
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
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

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
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于謀窮計失而後
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
人知者于人也不覘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
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
窮逆于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
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
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
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

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
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
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
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
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
朝廷之臣孰不以為過也而至其有所立則
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
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議者不知武帝
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

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
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
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
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
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
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
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
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為
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

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
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
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
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
而闕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
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
帝何其難之也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

為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大將之
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
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
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
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
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
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
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與其為患大矣然其為
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也人々皆足

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
易曉也譬之于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
矣然人々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
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
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
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于天下
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為學焉而知其
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
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

疾于此而待遠方之奇樂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恃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于六卿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

矢者威武之具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于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于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

于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
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
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
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以數千百
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
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
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

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
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
仁亦有殺之而為仁有利之而為義亦有宥
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
所為未有出于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
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
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
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
無以異于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

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于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于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于西則決而西水出于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

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出于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張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

者必求至于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于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晦明燦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未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故嗚呼是未達夫交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強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推疆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于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于上臣夫橫行而莫之禁至于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為三國而合于晉

分南北而一于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益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強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于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于監司總于朝廷自三代以來至于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于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于不得不為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

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

之學者園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
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
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
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為
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為彊立而
不顧則必群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
而不知吾之于堯舜三代固相期于仁義之
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為貢法以取
其民至商而為助孟子曰莫善于助莫不善

于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
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為而
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
代之聖人復出于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余
知其必不復為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
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
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
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
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

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
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
之一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為
既植而去之行三并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
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
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
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于
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
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
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
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于愛木
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潤而網踈然
不過少弛于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
乃不至于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
溉一培之失時于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
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
本哉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長幼之
際而義生于貴、君臣之間知親、而貴、
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而親、之仁亡
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
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
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
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
外至于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
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于西南而主人

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于燕主人獨
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
賓君舉旅于賓反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
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為賓至
中庭已近矣而降止于一等主人之于賓至
于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
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
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眾
之所尊而以齒命其眾者也而主人者鄉之

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而不知長幼之序有所不齒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

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賓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為賓者衆之所尊矣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于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而其

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于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為已詳矣然至于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禰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

為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鄉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循法度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于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為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

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鄉
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
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鄉
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歆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于治天下也
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于治國蓋
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夫乃

起于貴賤之不明歆親愛之不篤歆器用之
無制歆衣服之無別歆賢不肖之失叙歆五
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
之于上帝也宗廟之于先君也則夫向之尊
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
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于里閭之際
貴者親其事而行之于身賤者承其風而被
之于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重
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

則治國其如示諸學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
丘而達于七祀均為祀也而莫重于郊社宗
廟之祭自禘祫而達于時荐均為祭也而莫
隆于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
天子之于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于享帝也
有君臣之義為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
享水陸之產苟可荐者莫不成在而為之宮
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于享帝則三獻爇一
獻熟因地以為之丘陶甃以象其性元酒以

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于略矣此其說
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于君非禮不敢見故
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故合禮然後獻
俯仰進退于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
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于略
歟宗廟之際則子之于父也孫之于祖也夫
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于和
而無事于簡主于悅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
祭所以雖降于上帝反疑于重歟蓋尊之

道以簡而親之禮以豐故享帝于郊而貴
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
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
之餘君與卿餼之卿之餘大夫餼之大夫之
餘士餼之而後煇脰翟鬪無不沾澤夫餼祭
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貴賤之所以別
也夫追遠之禮至于七廟而祭祀之典行于
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
也行之于君執盥末役也而從之于夫人冕

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而不嫌于卑蓋
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
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酬酢而求象其平日飲
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為事帝之器不陳于
廟事死之禮不行于郊尊之用犧象也壘之
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漑之用玉瓚大圭
也荐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
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
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元端以

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
 修不敢用于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于庙此
 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
 其容体中于禮其節中于樂而中多者乃得
 預于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
 覘德也夫德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
 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于祭
 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
 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
 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
 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
 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
 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
 佩玉束帶趨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天下
 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
 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

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
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
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
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
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
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
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
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

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敬然則春之初也冬
之蒸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
句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
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
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
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
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
既收塞向墮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
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

說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
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
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
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所謂政
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
盛成于秋而窮于冬既盛則備于初生而已
窮則闕于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
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
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于祭

也誠而已何貴于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
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
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荐者
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
之特初也而廢禘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
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禘則品物之重也
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
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
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圖也以謂無物可

稱而不敢近于褻是亦誠之盡于己矣所謂
蒸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于陰陽也陽
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于時則陽之成
嘗秋也于時則陰未至于盛禘之于春也則
陽方作而未成蒸之于冬也則陰已窮而既
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
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二者
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于常祭也
不亦宜乎夫天子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嘗禘
烝禘何也夫禘喪畢之祭也而禘禘烝嘗者
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
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
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
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
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學

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教六曰論說七曰饋賓八曰釋奠于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于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

事止于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于上尊而已夫脩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于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于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為衆故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于虞故讀書于上庠勤

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于周為最近故習
禮于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
遠則制畧制畧則事早蓋所謂郊人者既遠
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于上庠瞽宗東序之
事然獨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
于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早乎
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
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
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于者

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教焉
至于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于
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
羽近于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
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
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
于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脩器陳之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猷也
凡學之時施于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

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于
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
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
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
習之誦與弦均為教也而誦者人教而弦資
于器人教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
為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
舞者主于振作而吹籥者羽教而已故于秋
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禮

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于冬則寒而
大苦故于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
也故使之讀書為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
為而不困久為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
其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教者其官有
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
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
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典
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為教者也而太傅之

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
以告之故曰審諭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
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
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
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
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

干戚語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教于大司
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
祭典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
小樂正者授教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
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
小樂正之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
佐也故教南蓋其職已早矣主節夷樂而已
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
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

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礼有常法者其
别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于先師一也春夏
秋冬而釋奠于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
師三也釋奠先老于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
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
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
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奠也釋奠于先
老示己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
既其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
後行礼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
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
其礼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敦信論

所論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
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
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
得盖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
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脱然捨去斯二

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
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
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
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
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
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
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
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
者判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

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
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
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
無爭是故為是廣耻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
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
敬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
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
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
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

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某瓦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

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妻之惧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

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
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
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
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
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
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非危國而其極
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
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
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
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
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
夫人之自為而不于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
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
瑣屑其情狀变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
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于此而使之—從

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
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
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
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
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放勢有所不可也何則
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
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
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于敵者
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

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
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
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
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曠隱然其制法也
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之井田
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
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強之不
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
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

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之遠近
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
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畝畝之差殊
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
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
法不為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
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
蓋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
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

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
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
天下安享其利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
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
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
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
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特區目前之
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
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

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
違意無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
之情常樂于有所為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故
夫使人。是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
則亦足矣何必辱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
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
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

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
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屨而中者
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
利必將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
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
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
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
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
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奸

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
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
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
以聖人之知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
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
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
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
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
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

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
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
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
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
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
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
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施于事
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而
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

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粟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饑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于終身之力而為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可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

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

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臧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為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

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
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
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
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
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
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
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
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
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

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
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
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
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
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
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
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偽生于其中而
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
間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

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

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重之不當怒而彊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天下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逞舉措而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考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入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

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考于法則重則行法者
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
是則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
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
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
者聖人不彊恕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
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
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
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

法之所為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
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
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
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
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于貸而
有罪者舍之以為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
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
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
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

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
快是何足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
自顧其所為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
以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
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
下者何必苛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
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

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
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
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
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
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
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為江河為可
畏而况于海乎彼且以為宰相為不可慢而
况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
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吾為不

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為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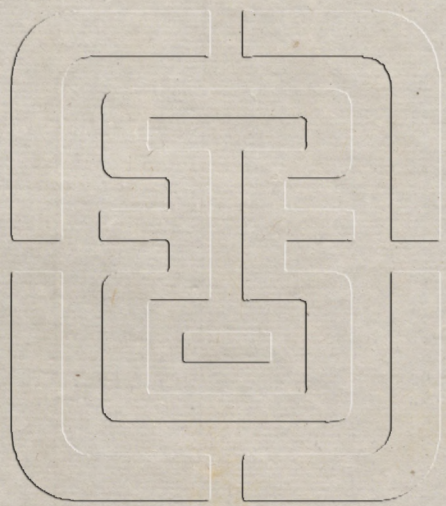
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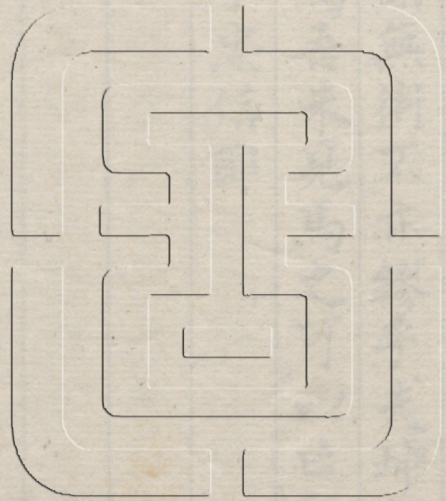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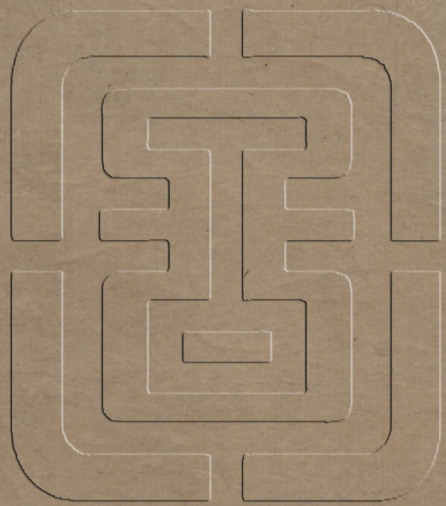
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怒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怒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

則殺宰相而不任德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而我奪人之賊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

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
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
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止馭也馭之以
術何害于忠信耶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三





為承繼氏有下
于忠信而
石象為
謝何家下
張石文之
五

